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九

宋 朱子 編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

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家人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絶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

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范文甫問趙盾弒其君夷皐又問許世子弒其君買皆

從傳説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深

意葢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

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始隱孫明復之説是也孫大槩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人所寓微意若如是看有何意味乎

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説伐顓臾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潞公甚喜

二程外書卷九

二程外書卷十

宋　朱子　編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

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

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

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文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

箇義理便道中庸矣道一作到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

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井泉之異全由地脈一溜之别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鹹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别地脈是一溜也又如在襄城寺中水鹹寺外水甘一日觀其墻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墻鑿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脈如何

冬桃今䙡之似先春其實晚桃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岡改葬只是臺中人為之要得自振其術以營利也

有人葬埋至有毀伐其親之屍以祈福利然偶獲禍其事雖未必然然据理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傳也

易因文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

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

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

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奥意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

漢儒摭入者如吕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賺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賺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

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

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

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

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

敗

趙襄子姊為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為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

陳實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簒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簒其

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簒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為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簒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

新書且未說義中否且如與小人說能亦有至言然只是一箇氣象今日新書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象有疑誤字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為之聳動敬而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游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閒人遊若錚客當時

竟不乘轎亦不留名

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閒人妨農工致詞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

正叔謂子厚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品秩為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上天降鑒之靈官吏勤職士卒效命彼龍水獸也何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宜使畜產而用人之衣服

汝之多癭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癭治之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人析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傳世來未之或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邪

酒是麯糵為之以亂其氣人茍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

知飲酒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為力極可怪

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絶故有數百千年今火山

蓋為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箇火時發於山間也

昔聶覺唱不信鬼神之説故身殺湫魚其同行者有不

食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

得過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

懷憂思以致動其氣血也如太一湫魚自唐以來自

不敢取今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蓋自相食及亦有死傷也若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吞魚之魚不衆也伯淳嘗到其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為畏而特不殘及於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著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乳而食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為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為已子而殺人子

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内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為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

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

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

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使

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於天下者不蕃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

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

分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為誠

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峰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為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為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却似今言京師之比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詆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知之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為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為幻妄此誠為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為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箇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林間石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為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黠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者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有天宫後亦以天為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絶其類若使人盡為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為衲夜食欲

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

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大宗小宗圖子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便

是這本

二程外書卷十

二程外書卷十一

宋 朱子 編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

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為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為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瞀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急字之誤也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别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

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

雋不疑説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疎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臓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

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之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曾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其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

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酉室所聞云田夫釋耒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

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大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為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

說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龜山語録潘子之云張師雍曾問伊川云昔明道嘗與學者論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云如何伊川沈吟看師雍曰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壻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取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絶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
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
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故
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

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弊故捄之以質質弊故捄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朱公掞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

繹為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别因言世故

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

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

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

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横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

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

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删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西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横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氣斡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為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一作無

崇寧間言者范致虚攻先生為元祐邪説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時舉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

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為御史論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後嫁耿氏而卒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

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爪甲漸變如虎毛班班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

温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鏖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譃伊川他日國忌禱於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伊川主温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

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亦有禮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此一段温州傳録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潛道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

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或云建中間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

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焞喜以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頤愈覺羸劣焞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温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熈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温公葢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宫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

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顔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問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貎有雍容氣象又王信伯語云問踧踖如也曰恭而安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貎又問孔子言舜之韶盡善武王之武未盡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説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

曰無倚著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

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税院題名記先生以為得體李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税院題名記是公所為乎思叔唯唯他日别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

范溫識張思叔曰買取錦屛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墓獨完

横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内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爲大人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詖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爲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

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

有功水土者為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

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唯實而已

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閲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

六月也盛夏閲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為之

則無及也無事而為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子謂事親舍樂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二程外書卷十一

二程外書卷十二

宋 朱子 編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蓋視義為去就耳子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子曰義無對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

程伯淳入臺為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飯分廳向火伯淳為予言

右二事見王氏麈史 王得臣字彦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産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右二事見呂氏家塾記呂希哲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温公甍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右二事見呂氏發明義理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一事見呂氏酬酢事變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内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曾取勤樂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説是日正叔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别無事否上曰别無事自初

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

言人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其詩云云進說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寛涼處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駮以為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為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違咸造勿褻之義持國徹仲進呈令修邇英

閣多置軒窗已得旨而吕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内云此待別有壁畫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御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釣窗前簾設青幕障日殊寛涼矣

右范太史日記范祖禹字淳夫

先生離京曽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為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

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啟幸便為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朱庭先字公掞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

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

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
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
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
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
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温同聞之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為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
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
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

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悞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

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熈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茍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很愎衆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

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温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做廬聽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既沒伯温鑿壁為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温亟塞之伯温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邵伯温字子文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

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

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

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温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役法動著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温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强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明道嘗論吕微仲曰宰相吕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

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且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

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

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著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

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淳墳嘗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牆圍曰吾

儒從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

友矣

昔録五經語作一册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于心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平聲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

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説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説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説伯淳曰無可説便不得不説

張横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或舉伯淳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

教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歷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

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

亦不可不知醫

伯淳先生云别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劚地黄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

輩為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録謝良佐字顯道二先生門人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

一格價

明道在頴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頴昌從學明道
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
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
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
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
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
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
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

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吕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錄楊時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甲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

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藁録楊公之子迥所記

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

頗有泚其憤悱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師聖二先生之内弟

和靖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説破猶自人不解悟祁寛録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中録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靖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靖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和靜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名厚潁川人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

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

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

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

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大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靖以此為問和靖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

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其説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録馮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焞字彦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佐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

如荀子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為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

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靜曰說著靜便多一箇動

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靜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

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様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先生在洛中常裹昌黎巾

先生常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

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
子何似顔子顔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
天也子何似顔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
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
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

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著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其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寛

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

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

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

涵養

先生曰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著心處明道伊川歎其未止一日溫公謂明道某近日有箇著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溫公曰只有一箇中字著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却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串念珠

却似省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著心只那著的是何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

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户皆使親為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先生間於持國之子彬叔名宗質

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説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

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繹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行己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

此事然其進鋭者其退速每嘆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倡賤其可乎

温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

生曰賢遷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斬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逺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少差

便不悞他一生伊川頷之

王介甫與曾子固鞏善役法之變皆曾叅酌之晚年亦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絶後人議也因其睽必能變之況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問]

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

中須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

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

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二

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

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

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矣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王子真期佺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埽又於劉丐茶二杯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

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爲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不值還至中塗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

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

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埽灑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

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横渠乃歸陜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斡先起下堦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彦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恠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

却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密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枝

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

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

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

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

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

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

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

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為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

秀才肯待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感大𪑹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

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温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讐何所取耶温公竟如舊説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為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

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墻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

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寛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寛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

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

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

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

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祁寬所記尹和靜語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

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

之事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

伊川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如中宗在房陵事之類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

子非所請不敢多閲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

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

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

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

致有為之事故憂

游定夫問伊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馴此可以至矣後先生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者始乎為士終乎聖人可以明之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諭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定夫字誤當作

顯道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

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

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

鮑若雨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恐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伊川令與和靜商量諸人見和靜和靜對曰此何所疑孝以事親弟以事長能盡孝弟之道者惟堯舜能之諸人未喻和靜曰且

如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且道此箇道理如何鮑復見伊川伊川曰某亦不過如此說鮑又曰尹秀才直是祕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後問之和靖曰此道衆所公共某何敢祕其說但恐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伊川曰某思慮不及

張思叔與和靖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不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

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

右十四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靖語堅中字景實

問將孔子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

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

而侮之少游面色騂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右五條見震澤語錄王蘋信伯門人信州周憲所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

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葢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絶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理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一事見晁詹事文集說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
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有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
是揀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
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五條見晁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録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年少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

威儀盡在是矣

右四條見呂氏童蒙訓呂本中字居仁原明侍講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為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彦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説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内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説晁以道常説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没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

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其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已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已也

正欲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葢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八事吕氏雜志同上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

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旁有問者云達後如此

舍後如此伊川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

去遠矣（親見呂舍人十一丈説按此段已見邵氏見聞錄及震澤語錄恐當以邵氏所記為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

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

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錄今省記此）

右二事汪端明記

右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説書程頤

人物纖汙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
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
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
侍講席觀某陳説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
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揺撼聖聽推難引之迹
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
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
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

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
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
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
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
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黽勉為
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
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横
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

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詆然所載經筵進說尤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於此呂申公家傳去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醜詆無根之語則為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二程外書卷十二